

## 萬水千山縱橫的挪威

天涯過客

一生中閱歷大自然的風景不算少，有人問我世間何處能享有「山水甲天下」的雅譽？我頓感躊躇，難以作答。我曾兩次浪跡挪威，那群山互掩映，眾峰競穿雲的風光令我洗盡塵囂，驅散俗念；暢達幽情於形骸之外，頓興羽化登仙的追求。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家多抱「宅心玄遠」的目光去視察自然，把整個自我溶化於山水林壑中，進入物我兩忘之境界。東晉文學家孫綽寫下如此筆墨：「...皆玄聖之所游化，靈仙之所窟宅，天其峻極之狀，嘉祥之美，窮山海之瑰富，盡人神之壯麗矣！」挪威山嶽之神秀，峽灣之奇逸確能切合孫綽的描繪，且令人產生「挾飛仙以遨遊，抱明月而長終」的遐思。我雖不能說挪威山水甲天下，毫無疑問這山水能開天下之奇啊！

在世界芸芸眾首都中，奧斯陸 Oslo 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，處挪威南端峽灣內，南部臨海，其他三面環山，廣闊的溪谷深入內地，洋溢著天自然氣色，和地球上各大城市相比，真是「遠隔紅塵世外幽」。站在奧斯陸峽灣 Oslobjoraden 遊船的甲板上舉目向四周遠眺，宜人景物湧進瞳孔。此城沒有摩天大廈；建築可幾乎全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的。街道房宇緊貼 峽灣，以一國首都而言，鬧市面積不算大。北部一片墨綠地帶便是御花園的茂密樹葉，天盡頭處是郊區 Nordmarka 的蒼莽叢林了。Oslo 城區沿築於像天鵝頸的峽灣旁，背後是丘陵。北部最高的山上滑雪跳遠台和弧形跑道像一彎曲的手指，插入藍天。如此秀麗絕俗的風景線，瀟灑著清新的空氣，吸進體內真是透心涼，精神為之一爽，長途跋涉的疲倦全消。

挪威是一古國，又是一年青國家。遠在九世紀時海盜群 Vikings 就在此北歐洪荒，白山清水間樹立頗具規模的政治組織，已備有國家的雛型。從 1405 年起，丹麥王 Christian 兼君臨挪威。直至 1814 年挪威成了丹麥的屬土；官方言語是丹麥文。1814 年同盟國剿滅拿破崙的殘存勢力後在維也納開極峰會議，重畫歐洲地圖；挪威被撥歸瑞典，成了瑞典一行省。1905 年她方脫離瑞典，成為一獨立國家。二十世紀初的旅行家曾對 Oslo 作如此評價：市容比北歐諸國首都遠遜，因為歷代的丹麥王和瑞典王營造和改建此城時，以一地方省會視之，規模絕不可比擬哥本哈根 Copenhagen 和斯德爾摩 Stockholm。我站在奧斯陸峽灣輪船上遙望 Oslo，風景線似乎不及在波羅的海 Baltic Sea 遠眺塔林 Tallinn 或在 s of Marmara 遠眺伊士但丁堡 Istanbul。岸上雖乏聳人視聽，瑰麗堂皇的建築物，但景色多麼的寧謐，心境有異乎尋常的和平。二十世紀初英國文學家 Roald Dahl 年青時每逢夏季必寓於此。1925 年寫下筆記：「如果你未嘗在奧斯陸峽灣泛舟下北海，你不會了解『寧靜』二字的真諦。這感受在一風平浪靜的夏日最顯著」。

岸上有三座建築物最令我注目。東面的 Akerhus 堡壘是一用水泥大石構成的樓宇，黃身黑頂，兀立在一小石丘上。此堡壘建於 1300 年，臨望峽灣，具中世紀風格，丹麥王 Christian IV (1596-1648) 大事修望峽灣，具中世紀風格，丹麥王 Christian IV (1596-1648) 大事修飾，成了今天的規模。我默然沉思，這窺必城堡門枕著起落的潮汐，歷盡風吹雨打，經歲

月的流逝，壁上簷間積聚幾許歷史塵埃。堡壘是 Oslo 年代最溼遠的古蹟，守著峽灣的大門，是 Oslo 城的衛士。第二次大戰時為德軍霸佔，用作囚禁挪威愛國志士。戰後在堡壘前的空地上，槍決了出賣祖國給德國納粹黨的戰時首相 Vidkun Quisling。

市中心是一對深色龐大物高樓，在海岸線上矮矮的房宇中有點像鶴立雞群。這就是市府大樓，營建期間近二十年，於 1950 年開幕。這對高樓四面都是長方形，屬近代建築格局。挪威人認為不倫不類，成為受人揶揄的笑柄。後來挪威發現北海油田暴富，郊區的近代建築如雨後春筍，鞭笞對象於是被轉移；這對高樓成了 Oslo 標誌，所謂見慣不怪也。市府面前的大廣場接連海旁，各輪渡碼頭皆駐足於此。廣場可熱鬧了：有各類小販，街頭小提琴手，表演雜技的藝術家，還有一位帽子，衣服，鞋均是金色，面和雙手塗滿金粉的男人站在一小小的軸承台上，毫無表情，靜如止水，驟然看來，我還以為他是街角一銅像呢？廣場上的人如螞蟻，有看熱鬧的，或乾脆來說，你瞧我，我瞧你，互相對看罷。

西面是購物中心 Aker Brygge，是一舊碼頭改建的巨型玻璃屋，間以用銘做成的條紋，外面屋的邊緣鑲以霓紅燈管，設計新穎。室內有一雅緻庭院，種滿了各種長青葉。這是餐館，小食店，精品店，雜貨店，傢俬鋪等集會地。船上見到這三處建築物可以簡括 Oslo 的風情，反映出挪威的回顧和前瞻。

遊船啓航了。導遊是一年青的金髮藍眼女郎。奧斯陸峽灣是連接 Oslo 和北海的渠道。船隻皆經此駛往英國、丹麥、德國、和波羅的海諸國。峽灣兩旁點滿了工業小鎮；Oslo 在這六十英里長的峽灣頂端，是各工業的司令中心。灣內有很多大小島嶼，是 Oslo 居民夏天的渡假村，這些島嶼林木蒼鬱，英華繽紛，灘上沙粒晶瑩如雪，別墅精巧華美，確是人間天堂。遊船經過其中一島，導遊小姐解說此島棲息鳥類繁多，很多鳥學專家都帶了望遠鏡來此視察。近年來裸體會紮營於此，鳥學專家突然比前多達一倍。我聽罷不覺啞然失笑，其中一些鳥學專家要視察的是黑旋風李達口中所說的鳥。於是起來走出艙外向此島凝視，望穿秋水，看不到甚麼珍禽異鳥，或「水滸傳」中鳥。

Oslo 的市容可能比不上歐洲其他國家的首都，但內涵是非常充實的，無愧於倫敦、巴黎、和維也納。她的精華是密佈市內的博物館。遊 Oslo 而不參觀其中一些博物館是珠玉在前，失諸交臂了。我認為出類拔萃的是市西北的 Frogner 公園，這裡陳列了 Gustav Vigeland (1869--1943) 一百五十個精工細琢，栩栩如生的人像雕刻系列。公園入口處是一條長長小徑，攀上一斜坡，兩旁綠草如茵，鮮花漫爛；小徑盡頭是一橋梁橫跨於池塘上。第一組雕刻就在橋上，有五十八座青銅像，包括男女老少，神態各異，有快樂，有哀傷，有激昂揚首，有端默凝坐；其中「狂叫的男孩」名貫遐邇，面部的肌肉緊抽，血盤大口張開，我似乎在聽到他的呼聲。橋的四角落是四條花崗巖柱，三條柱雕上勇士和大蜥蜴作生死戰，剩下一條是女人擁抱 蜥蜴而眠。這是對人生一大諷刺：性別不同，觀點各異，於是愛憎有別了。越橋前行到了一座噴水池，由六位裸體壯男石像承托，池中的水從圓周邊溢下，製成一水簾。導遊 Marie 對我說：「你仔細看，只有五人用力托 水池，其中一人是作狀的，沒有報效任何氣力。」我很

佩服作者 Vigeland 洞識世情，人間多有濫竽充數，屍位素餐之人。但視線為水簾阻隔，我怎能分辨得清楚那個是懶蟲，也許這是作者的蓄意安排罷。噴水池四角都有一系列雕刻，代表人生歷程的孩童期、少年期、成年期、及老年期。在噴水池後面小丘上是一高達十八公尺的石柱，雕滿形態不同的男女老幼人物，是作者見到的眾生相而刻出的浮世繪，有些在嬉戲，有些在打鬥，有些在教學，有些在做愛，有臥有立，有吃有眠，所以作者稱此石柱為「幼影世界」。石柱周圍都是各種裸體人像，不單止肌膚充沛有彈性，甚至血脈筋絡隆起，這些人像充滿活力，虎虎生風。雖然 Frogner 公園是稀有的露天石刻博物館，並不是每一位 Oslo 居民都欣賞這些藝術品的。嚴冬風雪冰封時，裸體人像凸出的部份掛上長長的冰條，凹入的部份鋪了厚厚的雪塊。衛道之士大譁，要將此公園關閉起來，以免有傷風化。

Oslo 西郊 Bygdoy 半島博物館林立，對挪威早期歷史和民風有興趣遊客萬不能錯過。海盜船博物館 Vikingship Museum 是識挪威開國史的好地方。在基督教未傳入挪威前的時期（九至十一世紀間），挪威籍的海盜猖獗於北海和地中海，兵刃所及，歐洲瀕海各地皆受其害。此博物館展覽當時保留下來的三艘海盜船，最華麗的一艘是一海盜首領夫人的殉葬船，有一婢女陪葬。海盜生前殺人劫貨，其喪禮儀式也頗殘忍。首領死後，其婢女都被手下輪姦後勒殺；屍體和主人的一同放在船內，埋在地下。船在十九世紀掘出，保存得很完整，線條細長優雅，充滿速度感，耐長久的旅程，有很大的排水量，故能稱雄於歐洲水域也。館內同時展出那時代的日用品，有助了解民間生活。自接受基督教義後，挪威被納入文明的常軌，暴戾之風方被摒棄，海盜消失於北歐的海面。離海盜船博物館不遠處是 Fram Museum，內藏有十九世紀挪威籍探險家 Roald Amundsen 在 1906 探險北極和後在 1912 年探險南極用的船隻。我登這探險船 Fram 參觀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生活必需品很齊備。最令我驚異的，在這狹小擁塞的船艙內竟放了一座大鋼琴，可見得探險家們都是風雅之士，用音樂調劑這投荒冰洋，萬里涉險的生活。Fram Museum 毗鄰是 Kan-Tiki Museum 展出挪威人 Thor Heyerdahl 坐的輕木 balsawood 船。他相信南太平洋群島居民的祖先是從秘魯移民的。他們用輕木織成筏子漂渡南太平洋。船海家對此理論疑信參半，這一輩之航怎擔承得起太平洋的狂風巨浪？Heyerdahl 以身示範，於 1947 年製了這輕木船 Kan-Tiki，成功完成從秘魯到 Polynesia 的航程。這三間博物館闡明了自古以來挪威人遠涉重洋的本領。歷史學家已證實第一位從歐洲踏足美洲本土的不是哥倫布，而是挪威人 Leiv Eiriksson。

「挪威崇山秀水遊團」大清早便離開首都 Oslo，驅車前往西岸的峽灣地區。領隊 Amanda Loftus 是一中年英國女士，舉止溫文，談吐幽默，熟諳挪威的地理和歷史，介紹挪威的風俗非常詳盡。她說這是消費最昂貴的國家，遊客購物最好不要折回本國貨幣作錙銖必計，不然便覺得心痛。我在遊完奧斯陸峽海後，在海旁小食擋買了一條熱狗，一杯可樂，花了約十三美元。領隊此話不虛也。我另有一套看法，挪威風景執全世界的牛耳，一寸湖山一寸金，既蒞臨此地，任何費用都是值得的。甫離 Oslo，沿途見散落在山間田野的鄉村，靜靜地躺在大自然間，無動於外界的變化。我們在 Tyrifjorden 峽灣畔作半個鐘頭的小息，這峽灣 fjord 其實是一湖泊，有一條小河和奧斯陸峽灣相通，或說這是一溪谷更為適度

當，溪谷是峽灣的前身。盤古時候，挪威幾為冰河所覆蓋，冰河河水散漫，溢至山間溪谷而外流出海。溪谷的河床因冰河的重壓下沉，有的陷落深度竟與周圍的山脈的高度相等，近海處因壓力漸減，河床下陷程度較淺，冰河退後，海水填入下陷的溪谷，遂成為今日的峽灣。我在湖邊欣賞幽美景色，同團除我以外的東方人行到我的身邊和我搭訕起來。一位是從泰國來的 Mrs. Lilia Nutayakul，另一位是從印度來的 Mrs. Indira Singh。於是我和她們結伴沿湖漫步，聆聽她們的家鄉見聞。山谷天氣多變幻，本來是風和日麗，突然濃雲密佈，有些似濃霧又似毛雨沾滿外衣。「蒼茫蜃氣晴疑雨，浙瀝寒聲夏亦秋」。我們立即快步走向遊覽車上。

車子停在滑雪中心小鎮 Geilo。我們有一小時午餐。此小鎮只有一條街，似乎商店多於民居，多是出售厚毛衣、氈帽、手套、冬運器材等。挪威地廣人稀，商店方便遊客多於本地居民。餐後車子開入哈丁格高原 Hardangervidda，這是歐洲最大的山上高原，內有沼澤、川溪，遠望盡是白雪皚皚的高峰。地面上撒滿嶙峋亂石。我是到一奇怪現象，山邊路旁錯錯落地插了些粉紅色的小球。領隊 Amanda 解說這是供給山妖 Trolls 的玩具。在挪威民間傳說中，山妖是生活在夜間，隱藏在深山中的怪物。他們精於手藝，能製各種武器和家庭用品，但在傑作上刻了咒符。人們若錯用他們的東西會遭遇不如意事故。有時他會盜走人的婦女和小孩，據為己用。挪威人對山妖敬而遠之。在 Geilo 鎮的精品店內我見到很多不同形款和體型的山妖，但索價頗昂，我暫時沒有購買。高原上另一特異景象是大地上樹了六帳幕。Amanda 說這些帳幕屬於北極圈內土著 Sami 人的。夏天他們南下在高原內紮帳幕，出賣土產和手藝品。Sami 是狩獵，捕魚和飼養馴鹿 reindeer 謀生的。我進入一帳幕，幕前有一馴鹿；幕內有很多光怪陸離東西，其中有馴鹿角粉末，據聞有激情功能，是挪威的 Viagra。Amanda 回憶起去年領團時在遊覽車內傳示一瓶馴鹿粉末，不知傳到誰的手上，此瓶不翼而飛，次日她見到一對夫婦，丈夫頻打瞌睡，太太面上滿含春光，於是她知道鹿角粉落在何方了。兩日後團友德人 Richard 向我投訴不知何故，整夜難以入夢。我笑他一定吃了鹿角粉，雄心萬丈枕戈待旦。

車行至哈丁格峽灣區 Hardangerjord 重山疊疊，急流洶湧。「巖懸青壁斷，地險碧流通。」遠處的峰頂蓋著萬年不溶的皓雪，與藍天互相輝映，顯得份外亮麗。近看高山截斷大路，喬木灌木，莓苔，沿山而長，綠油油的，夾雜些野花，五彩披離，「絕壁橫天險，莓苔燦錦章」。車子要在山下穿隧道而過。我恍然明白挪威海運發達的原因；中部的山脈，平均高約一萬三千公尺。古時未有火車，汽車前，交通被崇山峻嶺阻隔，海洋便成了向外界通消息的雖一途徑。從首都 Oslo 往西岸大城市卑爾根 Bergen 的列車軌道，要通過二百個隧道，所以這段火車路被譽為全世界最美麗旅程。雪峰溶冰，溪潤遍佈高山，水源豐富，加上跌宕迤邐的山勢，是製成瀑布眾多的原因。我們參觀了挪威最高的瀑布 Voringfossen，夾在懸崖間，像一條長長的白絹。我站在懸崖邊緣，大樹幹旁去欣賞那奔雷的巨瀑。瀑布出的雨粉，濡濕了袖襟，「山行本無雨，空翠濕人衣」，慨嘆山水之秀，造物之奇。借了南宋詞人劉過四句寫此美景：「初疑霜奔湧天谷，翻若雲奔下巖宿，散為飛風揚輕煙，垂似銀絲貫珠玉。」

當晚投宿在小鎮 Lofthus 的 Ullensvang Hotel。Lofthus 處南峽灣 Sorfjorden (即哈丁格峽灣分支) 東岸，面對一列高山和冰川，有哈丁格果

園的雅號。這裡產的紅櫻桃馳名歐洲。旅館建於1846年，全是Utne家族四代的經營，陳設全是古色古香。當夜的餐是海鮮自助餐，有各類的魚和魚卵，非常名貴，使我對挪威菜式刮目相看，重新估價。泰國的 Mrs. Nutayakul 和印度的 Mrs. Singh 對我是「他鄉遇故知」，熱情地預留席位在她們的身旁。餐後獨自步出廳外花園漫步，此園的設計綜合了水景，有曲橋延伸至峽灣內。曲橋盡頭設有一亭子，內有桌椅。我站在亭內臨望峽灣彼岸的高山排列，俯視清澈如水晶的水，雖深不可測，但見到灣底有鋼筆一枝，不知何人失落於此。大概此人欲題諒此奇景而文思不暢，憤而投筆罷。這是一封閉的世界，多麼寂靜和幽清。大自然景物中就困著我這唯一的哺乳動物。我驀然記起杜甫的名句：「關隘達天唯鳥道，江湖滿地一漁翁」。不對！崇山超過二萬公尺，大鵬鳥也難以飛越，只有我的靈魂「凌萬頃之茫然，浩浩乎如憑虛御風，而不知其所止。飄飄乎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。」

樓下大廳的牆上掛滿了名人照片，都是曾寄此旅館的，包括德國前首相 Willie Brandt，挪威音樂家 Edward Grieg，文學家 Bjorn Bjorson，已故印度首相 Indira Gandhi，美國前國務卿 Henry Kissinger，都是一去不復返的時代，我頓興起「往時人已逝，今日水猶寒」的慨歎。裡面傳來一片非常悅耳的琴聲。我走進誼室，大鋼琴前坐著一身白衣，金髮拖肩女士，用熟練的手法彈出 Grieg 的抒快曲：「孤獨的旅行者」，「思鄉」，「歸家罷」，「很久以前」，「追憶」... 室內疏落地坐著十多位聽眾。最後她用茫深的技巧，彈出另一民族音樂家，捷克的 Antonin Dvorak 的名歌「母親教我的歌」。她左手彈 伴樂，右手彈出主調，透射出無限哀思和親切。伴樂和主調有不同的節拍，彈者的功力要有相當造詣。Dvorak 將德國詩人 Adolf Heyduk (1835-1923) 一首詩譜成音樂。我將原詩從英譯版譯成中文：

「當我的母親教我她最心愛的歌時，她疲倦的眼簾上沾滿了晶瑩的淚珠。現在我在苦苦懷念中，熱淚盈眶，教我吉卜賽(流浪)的孩子們唱這歌。他們勞勞地謹記著音調和旋律。」

此是 Dvorak 吉卜賽人之歌中其中一首。我們懂得吉卜賽人是歐洲的流浪民族，到處受到揶揄和歧視。這首小詩充滿了人生哲理。母親教的是在世上求存的方法。慈母已逝，但此方法仍要傳給後代。主調已彈完，左手的伴樂仍不斷的繼續著，藕斷絲連無限絲絲情牽，苦苦懷念，拳拳摯愛，依依眷戀。1975年我曾在挪威一峽灣旁寫了一明信片寄給當時仍健在的母親，所以此音樂確能激動我的心絃，不覺淚珠滿眶。表演者彈完此歌後，關上琴鍵，轉身向我們作一微笑，便匆匆離去。那時我方看清她的面孔，是一五十上下人，逝去青春的痕跡留下幾許滄桑。「琴聲消別恨，風景駐離歡。」大概她也是旅館的賓客，人生遇合，確是偶然。

翌晨 Amanda 說要趕路追及橫渡哈丁格峽灣輪渡時間。吃罷豐富的早餐，依依告別這山明水秀之鄉。抵達 Kimsavik 碼頭，早見到一列車子有秩序地列在馬路上，等候開上輪船。船是一大舢板，容納了這麼多的大小汽車，仍綽有餘裕。峽灣內水融融無浪無風。環目四顧，高山種滿果樹，纍纍然，清張問陶有詩云：「雲樹樹英英白，奇峰高刺天，四圍山斗絕，五色樹鴛然...」船啓碇了，航行時間約半個鐘，我和 Caroline

Reid 倚著欄杆，觀賞奇景。一團薄霧，從峽灣遠處捲來，「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。」雖在仲夏晨，我微感寒意。一中年男士，行近我們身邊，用帶著歐陸口音的英文：「風景美嗎？」我舉頭一望，此人白髮藍眼，隆準的鼻梁，雙目炯炯發亮，風神俊秀極了。Caroline 問他：「你住在挪威何市？」我搶著代她回答：「他是瑞典人，難道你看不出？」他笑說：「對啊！這位中國紳士已認識我十多年了。」其實我看到他胸前掛的名牌是他的名字 Gunnar，上面有小字寫上 Stockholm Tours. Gunnar 跟著說：「天氣這樣冷，來罷，我請你們飲咖啡。」他領我們到他駕駛的遊覽車，在壺內斟了兩杯熱咖啡送給我們。他告訴我們挪威，瑞典兩國文字是相通的。挪威人說是帶有鄉音的瑞典語。後來 Caroline 靜靜對我說：「怎麼辦，我對他一見鍾情了。」後來我再碰到 Gunnar 兩次，一次在 Steindalsfoss 瀑布的停車場內；一次在 Bergen 的 Radisson Hotel 門前。我告訴 Caroline，她惘然說：「我怎麼沒有這緣份呢？」

我應用甚麼文字去寫挪威第二大城卑爾根 Bergen 秀色絕塵的風景呢？這小城只有二十萬人口，建在西岸七座山上，市中心面臨 Vagen 港，是 1070 年挪威初立國時的首都，直至十三世紀首都遷往 Oslo 後，十四和十五世紀這兩百年中，Bergen 落在日耳曼商人手中，成了漢隆同盟 Hansertic League 北端的城市。同盟是德商組織成的商業兼政治勢力，除壟斷歐洲市場外，且維持地方秩序。Bergen 的漁業是他們必要染指的。本地漁夫被德商剝削，欲向 Oslo 的皇室要求庇護，奈何遠隔重山，中央政府鞭長莫及，他們只好任人魚肉了。1550 年本地一侯爵 Kristoffer Valkendorf 方將漢隆同盟殘餘勢力驅走，Bergen 重見天日，漁夫終於成了自己的主人。海旁的漢隆同盟博物館 Hansertic Museum 反影了這時代，這是當時商人的倉庫；屋頂插上旗幟，館內展示商人的生活。樓下有一小小的賑房，背後便是酒窖。管理人兼職監示人，防止學徒有盜酒行徑。二樓是學徒宿舍，窄小的床位重重疊疊，住上多人。學徒形似囚犯，生活並不好過。博物館毗鄰瀕港口的一列小屋最有色彩，這些都是模仿漢隆時代在十八世紀重建的民居。這些小屋很多改成小商店或餐室，徘徊其中，宛若鑽進時光隧道，將歲月倒流。

### 城市謎答案

(1)	31	(11)	20	(21)	15	(31)	18
(2)	5	(12)	9	(22)	12		
(3)	14	(13)	26	(23)	7		
(4)	16	(14)	22	(24)	27		
(5)	30	(15)	1	(25)	17		
(6)	3	(16)	13	(26)	6		
(7)	19	(17)	24	(27)	10		
(8)	28	(18)	11	(28)	8		
(9)	21	(19)	2	(29)	23		
(10)	25	(20)	4	(30)	29		

##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一年夏季野餐

日期: 八月二十日 (星期六)

時間: 上午十時半至下午五時

地點: Sycamore & Owl Picnic Sites, Blackberry Farm, Cupertino, CA

餐費: 每人十元, 小童(6 - 12 歲) 五元, 入場時付費。

八月十五日前, 請與各級社代表聯絡或直接向三位會長報名:

孫必興 (650) 343-3683 henrybsun@comcast.net

戚嘉慧 (510) 701-6368 gugu823@prodigy.net

李健 (415) 699-6122 greentea1665@gmail.com

Driving Directions to Blackberry Farm

From 280 (South & North)

Take the 85-south exit from 280, take the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exit from 85-south, and turn right. Once on Stevens Creek, make a left at the first light, which is Bubb Road, then a right at McClellan Road, a right at Byrne Avenue, and a left at San Fernando Avenue. Please enter the driveway to the right and follow the parking directions below.

From 85-North(South)

Take the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exit and turn left(right) ont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. From Stevens Creek, make a left at the first light, which is Bubb Road, then a right at McClellan Road, a right at Byrne Avenue, and a left at San Fernando Avenue. Please enter the driveway to the right and follow the parking directions below.

Parking

Upon entering the driveway to Blackberry Farm, make a right into the newly paved parking lot and park in one of the marked spaces. Should the lot be full, overflow parking is available at Monta Vista High School.

## 同學會獎學金

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獎學金成立已有多年, 歡迎各校子弟申請, 資格限於今年 (2011) 秋季由中學升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, 如欲申請, 請與陳淑賢理事 415-681-7309 (H) 415-939-4363 (C) 聯絡。

填好的申請表格及所有文件, 在 9 月 1 日前寄達同學會信箱:

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, P.O. Box 33-0083

San Francisco, CA 94133-0083. 謝謝。

## 歡迎下列永久會員:

楊振中 1958 年銳社

## 多謝各位校友的捐款:

### 同學會基金捐款名單:

弘社社友全人 1950 年	\$ 500	梁錦琪夫人 1954 年 匡社	\$ 10,000
正社社友全人 1960 年	\$ 520		

## 獎學金捐款名單:

張春煦老師	培社	\$ 50	陳雲柱夫人 1945 年 毅社	\$ 100
余樹江	1953 年 誠社	\$ 50	林鐵民	1959 年 光社 \$ 50
正社社友全人 1960 年 正社	\$ 460	伍維信	1967 年 恆社	\$ 50
劉榮相	1967 年 恆社	\$ 20	汪大成	1969 年 昇社 \$ 20
鍾麗芬	1974 年 基社	\$ 60	吳景唐	1974 年 基社 \$ 50

## 通訊捐款名單:

張春煦老師	培社	\$ 50	李兆康	1939 年 鵬社	\$ 30
區東	1940 年 毓社	\$ 100	盧廣瀚	1944 年 昭社	\$ 25
陳雲柱夫人	1945 年 毅社	\$ 100	張周素芳	1946 年 雁社	\$ 5
周亮高	1946 年 雁社	\$ 15	潘永健	1950 年 弘社	\$ 25
李朝勇	1950 年 弘社	\$ 10	趙善強	1950 年 弘社	\$ 15
李伯豪	1951 年 明社	\$ 25	譚振德	1951 年 明社	\$ 15
余秉度	1952 年 偉社	\$ 20	張景富	1952 年 偉社	\$ 20
楊素堅	1953 年 誠社	\$ 10	邱延群	1953 年 誠社	\$ 15
林長農	1955 年 忠社	\$ 20	李偉方	1956 年 瑩社	\$ 30
余濟林	1959 年 光社	\$ 5	陳文端	1959 年 光社	\$ 5
趙中和	1959 年 光社	\$ 5	陳炳璋	1959 年 光社	\$ 5
吳錦錫	1959 年 光社	\$ 5	林鐵民	1959 年 光社	\$ 15
黃伯熙	1960 年 正社	\$ 5	胡劍豪	1961 年 善社	\$ 10
馮啓生	1961 年 善社	\$ 5	李國綱	1961 年 善社	\$ 5
關仕清	1965 年 耀社	\$ 20	黃杰	1965 年 耀社	\$ 5
吳麗齡	1965 年 耀社	\$ 5	林錦添	1965 年 耀社	\$ 10
陳慎輝	1966 年 皓社	\$ 5	陳行方	1966 年 皓社	\$ 5
李潤錚	1966 年 皓社	\$ 5	伍維信	1967 年 恆社	\$ 35
劉榮相	1967 年 恆社	\$ 20	吳令謙	1967 年 恆社	\$ 5
汪大成	1969 年 昇社	\$ 5	寇懷信	1969 年 昇社	\$ 5
余庭光	1969 年 昇社	\$ 5	曾昭權	1970 年 謙社	\$ 15
郭耀堤	1971 年 剛社	\$ 5	湛兆莉	1971 年 剛社	\$ 5
關頤賦	1971 年 剛社	\$ 5	勤社同學	1972 年 廣州	\$ 10
勞美妮	1973 年 勤社	\$ 5	湛兆平	1973 年 勤社	\$ 20
鍾麗芬	1974 年 基社	\$ 10	朱廣龍	1975 年 昕社	\$ 5
英汝順	1975 年 昕社	\$ 5	鄺錦宏	1975 年 昕社	\$ 5
鍾少蘭	1975 年 昕社	\$ 5	朱丹第	1975 年 昕社	\$ 5
黎匡華	1975 年 昕社	\$ 10	江勁翔	1991 年 勇社	\$ 5